

日常生活中成聖的召喚

訪問士提芬曾（Stephen Tsang），一位在倫敦賽斯（Chelsea）工作的建築師：
「在香港幾年的天主教學校生活並沒有使我踏足學校小聖堂。後來我到了倫敦入讀大學，結識了幾位天主教徒，他們對信仰是那麼自然不做作，引起了我的興趣...」

2006年5月31日

很多皈依的故事，尤其是載於虛構小說中的，都是從失望、寂寞、甚至精神崩潰開始。

這些故事的主人翁，經過那些情緒上的衝擊而尋找到天主。但當生命面對新的轉變時，又會尋找另一些選擇。我的故事很簡單。一條在普通事物中追求聖德的道路已靜靜地為我鋪砌了。

我那平靜和備受保護的童年並沒有任何天主或信仰觀念。在香港幾年的天主教學校生活並沒有使我踏足學校小聖堂。後來就讀聖公會寄宿學校三年，也沒有受到多大影響。我發覺週遭的人很少接受信仰。一個急速的決定帶我到了倫敦入讀大學。建築系一年級時曾探訪過Netherhall House。我從沒想過會留在那裏，因為父母建議買一小房子給我居住。可惜新物業的契約遇上一些困難，買賣合約預計不能在新學期開始前完成。由於急於找住宿，Netherhall House便成為明

顯不過的選擇。我預計只是短暫的居住。那裏有不同信仰的學生。不久我結識了幾位天主教徒，他們對信仰是那麼自然不做作，引起了我的興趣。

我也被宿舍內偌大的聖堂吸引著；建築上它是那裏最大的房子，裝飾也是最好的。不久，我嘗試花一些時間留在小聖堂，也幸沒有人查問我的來意。其中一位宿生教我默禱，使我立時感覺到與一位「私人的神」密切的聯繫。這獨特的體驗在這27年來一直沒有退減。很快我便參加了早禱聚會。我常利用聖施禮華著作的一本小書《道路》作祈禱，全無文化障礙問題發生。之後，很自然的發展便是開始參加平日彌撒，希望與這位「私人的救贖者」多些結合和認同。

很高興在這段時間沒有人催迫我領洗，或者他們估計我需時頗長。我在利茲（Leeds）度過聖誕假期。在假期內繼續祈禱，即使下著大雪也參與每日彌撒。我的姊姊曾租車子接載過

我幾次。她也是在一所天主教傳教會學校就讀，但卻有著瀟然不同的體驗。我很清楚已接受了這份信仰的禮物。回到Netherhall House便表示已為領洗做好準備。但很驚訝地他們著我等候片時。有些評論家不時暗示主業會成員只對精英份子有興趣，並以強迫手段達其目的，這不是我的經驗。

天主教信仰其中最大的吸引是對聖母的敬禮。我忽然明白以前學習過的文藝復興藝術原來是生活信仰的表達。除了在宿舍中各式各樣的敬禮外，我也喜歡探訪「聖母貧苦者」（The Poor of Our Lady）。即使在漢斯特（Hampstead）這富裕地區，也有很多人受著孤寂和疾病的煎熬。家庭氣紛對了解天主教文化大有幫助。2月2日我終於領洗加入天主教會；事後宿生們為我大事慶祝。我的雙親起初有些憂慮，但眼見沒有帶來壞影響，便當了我的辯護者，在疑惑的親友前大力支持我的決定。

律師樓終於完成一切文件程序，買賣合約完成了。在離開Netherhall House前，是領洗後不足一個月的一個黃昏，正在唸玫瑰經的時候，我感覺天主清晰的召喚，我可以不離開自己的職業而奉獻一生為天主服務。可能當時我對天主教教理認識不深，但對這召叫是肯定的，也從此對這決定永不畏縮。當時我與一位女同學往來甚密，一起繪畫，但並沒有甚麼承諾。自然地，交付給天主便是自我完全的奉獻，無論是現在或將來。非基督徒的雙親也明白這道理，但以他們的中國文化來說，當然喜歡另外的選擇。

在日常生活中尋求聖德的教義已廣泛談論，也是教會日常訓導的一部份。每人的生活都有很多情況應用得到，每日都是充滿刺激的歷程。作為一位建築師也有很多機會予以實踐：無微不至地完成每樣工作、用心照顧每位客人的個別需要、耐心地為每一個計劃尋求獨特的解決方法、創作適合的

設計好幫助家庭生活順暢愉快.....等等。我永遠不會忘記聖施禮華的一番話：「當上主看到祭台及其裝置被打理得井井有條，祂會對負責打理的人特別憐愛，甚至不計較他們個人的缺點。人性和神性就在普通日常生活中融合在一起。那些人若忽視了單調乏味的物質化細節，便不可能從別處尋找到天主了。」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
from <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ri-chang-sheng-huo-zhong-cheng-sheng-de-zhao-huan/> (2026年2月22日)